



话渔·画渔 (105)

滂钩

文/刘春龙 图/李劲松

某种渔事淡出我们的视野有些日子了,以至于都快被遗忘了。然而有一天,你只是看到一个似曾相识的场景,记忆的闸门一下子打开,那种久违的亲切也扑面而来。

场景是这样的:村庄的河埠头上,几个少年在钓鱼,手持的是用芦苇自制的渔竿,他们只是玩乐,并不在乎钓得多钓少。这时有鱼上钩了,少年猛一提竿,只听“咔嚓”一声,渔竿断了,没想到是条大鱼。看到大鱼溜了,少年心有不甘,一头扎进水里,想去拽那断了渔竿,而大鱼拖着半截芦苇早没影了。

我在替少年惋惜的同时,却从那半截芦苇想到了滂钩,也许上了滂钩的鱼不至于像这样逃走吧?

滂钩的“滂”,在这儿读四声,借用为浮在水面之意,其实用“余(tūn)”字更准确,只是音不同了。还是在小时候见过滂钩,那是一对老渔人的营生。老渔人算是我们家远房亲戚,村里人都叫他们六爷六奶。六爷六奶的渔船就系在河埠头旁,这是一条连家船,既住家又捕鱼。印象深的是他们家船常年堆着一捆捆芦苇,原以为是烧草,可却收拾得干干净净,一点苇叶都没有,后来才知道这是专门用来做滂钩的。那时我常到他们家船上玩,先钻到船舱抽几根芦苇做渔竿,再蹲在一旁看他们怎么做滂钩。

六爷拿出一扎并把长的尼龙线,线已染成赭红色,从中取出一根,扣上鱼钩,钩是那种最小型号的,比我们钓鱼用的鱼钩还小。然后从船舱抽出一小捆芦苇,细细挑选,截成半米左右长一根,可每根又不是一般齐,有长有短。我问六爷,干吗不弄成一样长呢?六爷笑了,你个傻瓜呀,两头都要有节巴嘛,这节巴能长一样长?我似懂非懂。六奶说,两头有节就不会进水,才“滂”得起来哟。六爷把钓线的另一头扣到芦苇

上,左看右看好几次,每一把都想扣在居中位置。我又不行了,也不好问,想到我们做的芦苇钩,钓线都是随便扣的。这一次,六爷只做了十几把滂钩,说昨天损了多少就补多少吧。六奶则将鱼钩穿上蚯蚓,蚯蚓早挖好了,养在一个盆子里,是那种极小的红蚯蚓。

我曾经出于好奇,央求爸妈允许,跟着六爷六奶的渔船去张滂钩。一提起张滂钩,总会想起那个遥远的傍晚,阳光从远边的天空斜斜地照过来,河水染成浅红,渔船沿着芦苇丛生的河边蜿蜒而行,船尾的六奶轻轻划着桨,船头的六爷将滂钩一把把布下。那滂钩就扔在水草头上,也不管诱饵是否沉入水下。这一趟布了大约五百把滂钩,天都快黑了才结束,收拾收拾,把船泊在湖岸边烧饭休息。

天刚亮就收钩了,我也揉揉眼睛起来看热闹。一开始两把钩就有一条鱼,接着好几把都没鱼,后来又一连几条。上钩的大多是黄鳝、昂嗤,还有鲫鱼,哪把滂钩有鱼,一眼就能看出来,苇竿会在水面晃动。偶尔会碰上苇竿直

打转,上钩的想必是条大鱼,鲤鱼黑鱼什么的,可再怎么挣扎着逃窜,那苇竿一直浮着,至多移动几下,不会远去,更不会拖走,还真神了。见我诧异,六爷说,滂钩嘛,当然滂在水上了。我这才知道为什么要把钓线扣在最中间了,跟芦苇要两头有节一样,都是为了增加浮力。收完钩往回走,早有鱼贩子在路边等着,卖了鱼,六爷把钱揣到兜里。我觉得鱼不是太多,幼稚地问,干吗不多做点滂钩呢?六爷笑笑,当然想啦,最多时我张过两千把呢,现在老了嘛。

后来,我又跟六爷六奶去过两次。再后来,我家搬到一个叫旗杆荡的地方,就再也没见过张滂钩的,也没见过六爷六奶。



夏日的水乡田野只有一种颜色——绿。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不同,最多就是或浓或淡罢了。远处圩堤上的树冠呈墨绿色,近处大路两边的黄豆呈淡绿色,农田里的水稻则是翠绿一片。高温高湿加上肥力足水浆管理到位,水稻像铆足了劲,快速分蘖,努力长高。在平整得如同铺上了绿毯的水稻田里,却有一些貌似水稻的植物,在风中扭起身子,稍有经验的农村人一眼就看出那是稗子。

也许有人会问,种下的是稻谷,收获的却是稗子?对这个问题,早在宋末元初时的方回在他的《种稗叹》诗中,已做了解释:“农田插秧秧绿时,稻中有稗农未知。稻苗欲秀稗先出,拔稗何唯恐迟。”

稗子与稻谷同属一年生禾本目植物,说不清其生长的历史,但可以肯定的是,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,也曾为人类祖先当作粮食作物试种过,它的籽粒也是人们赖以果腹的粮食,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。自从先人们将水稻定为粮食作物以来,稗子就成了水稻生长的竞争对手,自然也就成了人们总想将其除尽的杂草。

据资料介绍,稗子对环境没有什么要求,在山坡、平地、水边、缝隙处等均可生长,不需人工播种育苗。它不仅抗旱,还抗盐碱,是一种适应性、抗逆性很强的植物。在逆境中挣扎成长,不放弃,不屈服,即使有时惨遭“斩首”,不久新的茎秆又从根部冒出来。

稗子草的年产量很高,其粗脂肪和粗蛋白含量很高,能促进动物的肠胃蠕动,增强消化。它的口感细腻,味道甘甜,牛、马、羊等都非常喜欢吃。用稗子嫩草喂草鱼,鱼生长速度快,肉味鲜美。稗子鲜草根和幼苗可入药,能止血,主治创伤出血。老草茎叶纤维可造纸,谷粒可做家禽和家畜的精饲料,可食用,亦可酿酒。

想当年,“国营兴化唐子米厂”酿造的酒,就叫“稗子酒”。我依稀记得,八十年代中期,“唐子米厂”在碾大米前,清除出了为数不少的稗子,对如何转化这些掺在稻谷中的杂质较为纠结,如果将其当作猪饲料处理掉,未免可惜,不做饲料又有何用?后来,米厂年轻的技术员建议,用稗子和碾米的下脚料(碎米、芽胚)酿酒。这酒入口醇,有曲香,回味好,酒劲足。稗子酒一上市便深受消费者喜爱,人们还给它取了个好听的名字,“唐子茅台”。可惜的是,该酒没有进行深加工,也没进行包装,投放市场的都是散装酒,大场合上不了台面,只适宜朋友间小酌。

世生万物皆可为人所用。这在中国历史上多有记录。清朝刘青藜在《稗子行》中写道:“妇子纷纷携筐筐,齐向荒郊收稗子。晨出暮归收几何?一斗才春二升米。”又云,“天生稗子惠子遗,残喘暂延全杖此。只愁采掇会当尽,鸿雁嗷嗷饥欲死。”

无独有偶,南宋诗人陆游也有此经历。他在《穷居》中说:“羸病无时已,穷居只自悲。巾偏非雨垫,衣弊岂尘缁。米尽时炊稗,樽空惯啜漓。逐贫虽有赋,乞食未成诗。”贫困潦倒的诗人,只能靠喝稗子粥度日。由此可见,稗子在古代也曾为饥馑的人们提供赖以度日的粮食,足以说明它的重要价值了。

平心而论,稗子本身并非有百害而无一益的杂草,它错就错在不该落在稻田里或沟渠旁,与水稻、大豆等争空间夺养分。如果它生长在沙漠地区防风护沙,生活在海边滩涂地带降解盐碱改良土壤,它不仅不会为人们所厌恶,相反的还是还会赢得赞誉与掌声。

然而,稗子不能自由选择生长的环境,它只有顽强地生长着,不枉活一生。它是大自然中的一个物种,也是一草一木。想到这儿,我不禁对晚霞映照下的稗草肃然起敬,我为你唱赞歌。



我为稗子歌

□翁大庆



我的消逝了的故乡

□张学诗

谷雨前后,我回了一趟小镇;作为同事和亲戚的李老师,又开个车,载我回了一趟舍上的故乡,为的是从已经拆了好几年的“舍上老屋”的宅地上,取几捧故土,带回小城,在我那面东的阳台上的花盆里,种上花,栽上草,让青青绿绿的故乡,生长于我同样是青青绿绿的心田。

——这不是妻,于生前对我的嘱托……

关于故乡,记不清,我为它写下多少篇饱含深情的文字了。那是我的心中,也是我故乡人的心中,可亲可近,总不会褪色的永远美丽的风景。

可就在去年,在我舍上的老宅拆了三年后的秋冬,这丰乐舍,也就整体地拆迁了……

按理说,这舍上的拆迁,纯粹是有些道理的,拆除了这三三三两两参差不齐的房屋,这舍上,没有了人家,也就挪出了好多的土地,净一色,满眼是青青绿绿的农田了;而我舍上的乡亲,也都可以用房屋拆迁所补偿的钱,在小镇,买一幢清爽爽,又宽宽敞敞的居室,何乐而不为!

是的,这老屋,拆就拆了吧!何况,在小镇上,还有很不错的住所,从舍上人,变成了镇上人——也就是街上人了,没什么不好。

可人的感情,总是那么复杂,不可捉摸的;舍上人,也有自己的纠结呵!毕竟

是生活了几代人的故乡,眼一睁,可都是熟悉的,那人、那地……

舍上,张姓朱姓徐姓……就这么几个姓氏,同一个姓了,基本上也都出过五服,那隔叫一个亲呢!

说到地了,闭着眼,都能叫得出那一个个方位、一个个地名的名字:南框、东框、下框、小框、荒田、八亩垛子……

还有那一条条曲曲弯弯、相连相络,哺育了一代又一代舍上人,也繁衍了一只又一只水鸟的没有名字的河流,连同小河上,那一座座晃悠悠的木桥,一条条狭窄窄的乡路,也都储存在舍上人美好记忆的深处。

那些读过我关于故乡的一篇篇散文的朋友,都在问我,你所说的“舍上”,究竟是个什么样儿?

舍上,不同于城上,镇上,或是庄上,那是远离于喧闹,偏僻而又寂寥的所在;难怪,在我们小时候,因为见不得生人,而被称为了“舍宝子”的;“舍宝子”,舍上的小孩,那就是“老实”“憨厚”“腼腆”的代名词……

可就是这些“舍宝子”,虽说,难得张扬,可一个个的,都是“猪八戒磨菜刀——心里锈(秀)”的,要真的在台面上比起来,学习啦,技能啦,一点都不比庄上、镇上、城上的孩子差。

这一次回舍上,刚好碰上了“老表”增云;他们家,因为老母去世,暂时还没来得及及拆迁。增云,那可是“舍宝子”中“心里秀”的代表呢!写得一手有着书法家水准的好字,做着风生水起的装潢生意,还培养出了一个部队军官——现在已经转业为警官的儿子……

——就凭这些,也足以让那些庄上人、街上人乃至城上人羡慕不已……

从增云家出来,我和李老师,沿着也差不多消逝了的小径,来到已经是麦苗儿青青绿绿、我那拆了好几年的“舍上老屋”的宅地上。

现在,属于我的故乡,那一个叫做“丰乐舍”的故乡,也已经悄然地消逝了;放眼一片片青青绿绿的麦野,一只只“叽叽喳喳”从头顶飞过的鸟雀,更是让我……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。

从我故乡的舍上,取回了一小袋绿土,回到小城,我把它小心翼翼地放入车库;过几日,就去花市,选几棵花草,栽在我那面东的阳台上的花盆里。

就让我已经消逝了的那一个叫做丰乐舍的故乡,在我的眼前,在我的心田,青青绿绿地生长!

——这也是妻子的心愿。让我欣慰的是,我总算完成了她满怀深情的嘱托……